

张友鸾随笔选

三
子
的
灾
難
歷
程

张友鸾



●张钰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为惨庐主人留影戏赠一诗

烽火当年记惨庐
屡翻筋斗头皮硬
酒后茶余描曲线
夫人未识此中意

悠然卅载子云居
惯看妖狐骨髀酥
风前雪里种葫芦
煞煞官人五绺须

—— 赵超构

ISBN 7-5302-0785-7



9 787530 207857 >

定价：17.00 元

张友鸾随笔选

鬻子的灾难历程

鬻子录


●张钰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子的灾难历程：张友鸾随笔选/ 张钰选编.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 - 5302 - 0785 - 7

I. 胡… II. 张…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2186 号

胡子的灾难历程

——张友鸾随笔选

HUZI DE ZAINAN LICHENG

张 钰 选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72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 - 5302 - 0785 - 7

I · 764 定价：17.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 - 58572393

（代序）忆“三同”张老

舒 芜

“三同”张友，指张友鸾先生。我与他互称“三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的杂文选集《胡子的灾难历程》即将出版，他的女儿张钰女士要我写一篇序言。序言，我不敢当，只能回忆我追随张老共事也共历灾难的若干片段。张老的文章，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我的回忆，或许可以对读者有些帮助。

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

我与张老同时同地听宣布摘帽，是1961年11月13日，当时我们还以为有多大意义，约定从第二年起，年年此日小聚小饮，以为纪念。后来渐渐觉得不大对劲，摘帽之后可以恢复“同志”的称呼，此外没有多少不同，背地里还是叫你“摘帽右派”，可是我们仍然小聚纪念。1964年的11月13日，我正与绿原同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参加卖书劳动。事先约好张老于书店下班时来，我们同到书店隔壁的闽江春小馆小吃。席间，张老偶然说起，我才知道前一天是他六十生辰。第二天，我用旧体诗形式写了一篇祝词道——

十一月十三日夜饮赠张友鸾先生兼祝六十之寿

十一月十三，日历寻常字；而我与先生，频年得佳致；
拮据共倾囊，相将买微醉；我惭无酒肠，公归一酣睡。
今年又此日，习劳在习肆；期约及华灯，策杖飘髯至。
客问何所为，答云是生祭；庾词虽滑稽，恍惚见深意。

人生天地间，所历非一事；事至异甘辛，事过尽堪记。
 庄生强齐物，汗漫聊自譬；七尺付百年，艰难岂儿戏？
 羞为沾沾喜，不下潸潸泪；风物放眼量，立身终有地。
 席上闽海珍，未必众口嗜；与其问庖人，曷如自尝试？
 泸州大曲酒，不饮香触鼻；当其储瓮时，胡由辨真伪？
 且作荒唐言，以代纵横议；今古揽奇观，聊斋搜志异；
 范张鸡黍情，狐鬼幽微意；收拾入新篇，鼎笔绘魑魅。
 清话颇移时，凌杂少序次；前日寿六旬，失口偶未秘；
 我欲补称觞，招邀几朋类；公言勿复尔，齿长徒为累；
 世情本如斯，菀枯各相避；但申来岁约，重证今朝事。
 前年我四十，手把耰锄器；担水点芋苗，带露刈麦穗；
 仰视浮云驰，卧逐凉风吹；自寿不成诗，辗转却成寐。
 今者寿先生，思量尤匪易；惟当袭陈言；长保松筠翠；
 十一月十三，永葆毋遐弃。

“客问何所为”的客，指与我同在书店参加轮流劳动的绿原，我们邀他共餐，他问为什么有此小聚。“答云是生祭”，是张老答道：“今天是我们的生祭。”冲口而出，把小聚的意思和我们的心情说得恰好，他一贯有这样妙语如珠的捷才，所以说是“瘦词虽滑稽，恍惚见深意”。诗中虽有牢骚，如“且作荒唐言，以代纵横议”、“世情本如斯，菀枯各相避”等句，末尾还是相约“十一月十三，永葆毋遐弃”，满以为可以年年如此小聚一番。我们真是“鱼游沸鼎之中，燕巢飞幕之上”，不知道只隔一年，1966年的十一月十三，大家早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什么都谈不到了。

“文革”之后，我们第三个“同”之后，只见过两三面。最后一面，是1987年11月，听说张老决计和夫人崔伯苹女士回南京定居，我与周绍良兄同去他家送行。张老已经因脑血栓失语，见我们去，很是高兴，半靠在床上笑容满面地相陪。我们告别时，他半靠在床上笑容满面地挥手送我们，是我记忆中他的末一

张照片。从温暖的斗室走进茫茫的寒夜时，我明明意识到后会难期，却无悲戚之意。归途中，我一直默念着，为他们庆幸。我知道，南京对于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当初他离开新闻界，离开南京，到北京改行当编辑，本来都是不得已，对南京还是朝思暮想，现在可谓终于能“遂初”。

别后不到三年，1990年7月，得到张老逝世的噩耗，我寄去挽联云：

新闻妙笔，古典鸿裁，尽俗文章皆大雅；
浊酒陪欢，清流共厄，三年暗默竟千秋。

上联说张老学问的三个方面：新闻，古典文学，章回小说。下联说彼此关系的始终，“清流共厄”指“三同”，“浊酒陪欢”却不大真实，我们同吃小馆虽然不少，我其实一贯酒精过敏，滴酒不沾，正如前引诗中所云“我惭无酒肠”，只是以吃菜陪他小饮罢了。

我们相识于1953年5月，我从广西南宁调到北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二编室）工作。张老是年初调来，比我早几个月。他的大名，我已经久仰。抗战期间在重庆，我就是《新民报》《新民晚报》的爱读者，从这两家报上取材写过杂文。我已经知道“新民报三张”，其一是张友鸾（另两位是张恨水、张慧剑）。见面认识，才知道他是安徽怀宁人，我是桐城人，两县邻接，可算小同乡。这样一位著名老报人、大我约二十岁的乡前辈，一点没有乡前辈的架子。“平易，温和，幽默，胸怀宽广”，“坦荡幽默，达观开朗”，“倜傥不拘，潇洒自如”，“待人谦和，温文尔雅”，“幽默风趣，妙语如珠”，这些是《张友鸾纪念文集》里面老朋友们描写张老风度品格不约而同的用语，与我的初步印象完全相符，后来越熟识，越是加深印象。

熟识之后，大体了解张老的历史：他是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出身，邵飘萍的得意弟子，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进入新闻界，开始

就是总编辑一级，很快显示出新闻工作的全才奇才，得到公认。他本来要以新闻为终身职业，解放前坚持民间报纸工作，不入官报。擅长编小型报，在《新民报》《南京人报》最久。抗战后的《南京人报》是他独力办的，政治上独立、自由、公正、超然，新闻上注重社会性，注重文采，注重趣味，有很大成功。南京解放前，《南京人报》公正地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独裁、贪污、腐败，受到国民党迫害查封。解放后，与《新民报》一起得到批准仍然作为民间报纸复刊，为全国都没有民间报纸中之特例。不久改为公营，又不久，因为必须学《真理报》《人民日报》，失去特色，销路锐减，只好停刊，他从此结束了一生大愿，离开新闻界。“三反”运动起来，他配合运动写出章回小说《神龕记》，受到欢迎，上海正要拍电影，不料《文艺报》上一篇大文章批判之为《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使他不能再在南京待下去了。正好，老朋友聂绀弩经过南京，聂本来了解他在新闻工作之余，已经研究古典文学，便邀他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

起初，古典部的气氛比较宽和，工作之余，谈谈笑笑，作打油诗互相唱和，工作丝毫没少做。尤其张老，上班坐下来就不大走动，埋头工作。他给《水浒》作了新的注释，开创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的新领域，其他古典小说，也都是他作为小说组长主持整理出版的。他从不作打油诗，别人的打油诗，却不知为什么多爱以“赠张老”为题，抄写奉上。本来大家没有注意，张老自己指出这个现象，大家一想确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我首唱赠张老云：

伤风晨上值，淋雨夜归家。
白日常寻梦，晴窗偶种瓜。
传闻夸鹿马，相见话桑麻。
□□□□□，□□□□查。
(末联忘记了。)

张老长期新闻界生活习惯于夜间工作，早晨迟起，所以第三句说他白日常寻梦。张老笑道：“我成了大烟鬼了。”是带欣赏的玩笑态度，没有愠意。这大概也鼓励了大家更喜欢作打油诗赠他，好像一班小弟弟爱缠着一位笑嘻嘻的老哥哥开玩笑。但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聂绀弩比张老大一岁，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也用此韵嘲张老，第三句云：“文章王卖瓜。”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俗典颇巧妙，张老笑纳，不以为忤。但末联云：“错自由他错，谁将字典查。”张老可笑着抗议道：“这可是领导在考核工作呀！”聂老连忙改为“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问：“这行了吧？”

及至王任叔来任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分工管二编室（古典部），古典部气氛迅即紧张，“闲谈乱走打油诗”和所谓“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被指责为二编室（古典部）四大要不得风气。关于“吃吃喝喝”，张老后来有文《马凯餐厅的文酒之会》追记，写得轻松，其实当时很严重，“肃反”“反右”中，“吃吃喝喝”曾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下组织联络方式之一，这里且不深论。

下班之后，“文酒之会”之外，我还有很多向张老承教的机会。我与张老同住出版社的草厂胡同宿舍。我住四合院里面，张老住一个小“别院”，是四合院内通向厕所的旁角地，靠着外围墙搭起披荏三间房，就是张老宿舍。张老书桌当窗正对厕所，他坐在桌前，全宿舍谁上厕所都逃不过他的眼目。幸而空间还大，当窗搭起架子，种上藤蔓植物，隔一隔向厕所的视线，倒成就了一点豆棚瓜架的诗意，也就是我所谓“晴窗偶种瓜”。我又有赠诗云：“小圃当窗种菟丝，酒醒人困晚凉时。忽然一阵潇潇雨，闭户人家总未知。”咏他夏日豆棚下乘凉的情况。

张老这三间屋，今天回想很简陋，当时倒不大觉得，仿佛还是宿舍中的水平线以上的。张、崔二老诚恳好客，主雅客来勤。特别是聂老当时独住出版社机关，下班后经常来张老这里共餐，

谈到深夜回去，各自灯下写作。我若知道张老那里有我熟识的客人，也常去共谈，学到不少东西，最多的是新闻界的逸事趣事。

记得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高涨，有一位黎东方教授在重庆公开讲演，说君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缺点只在好君主身后不容易有适当继承人，所以秦皇汉武求长生实在是不得已。他又说，农民虽苦，却不知道造反，有文人煽动，才会天下大乱。《新民报》的“本报特写”记录了这些高论，加上大标题曰：“可恨腐儒文乱法，只悲圣主不长生。”幽默风趣，典切工整，一针见血，我当时就据此写过一篇杂文，现在才知道那标题就出自张老手笔。又，抗战胜利后，传来郁达夫南洋被难的消息，又风闻王映霞已与某轮船公司总经理结婚，当时交通困难，出川不易，轮船公司是大家注意羡慕的敏感部门，于是《新民报》将两条消息综合加标题曰：“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妙不可言，现在也知道出自张老。

一些文苑交游，文坛点滴，张老偶然随意谈起的，例如，远在1921年，张老还是安庆第一中学一个十七岁的学生时，便结识了来到安庆教书的郁达夫。郁达夫便介绍他读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张老早年在北平时，去看过徐志摩，徐晨卧未起，床前凳上，整整齐齐叠着他的绸缎袍褂。焦菊隐结婚，周作人送贺诗曰：“郎情如烈火，妾性似干柴；今朝两相遇，并出火星来。”等等。我听了都有兴趣，从中领会不少东西。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来了。

1957年开始整风时，古典部早已人心思散，纷纷打主意离开。张老想回新闻界，已经联系有成。机关里鸣放，他好像请了什么假在家，没有参加运动。紧接着“反右”开始，我与顾学颉相继被揪出来。我每天低头上下班，偶尔看见张老还在豆架下闲坐纳凉，远远对我微笑致意。我庆幸他没有卷进来，希望他能保平安。可是，北京召开了新闻界座谈会，那是专为“钓鱼”、“引蛇”而开的，张老出席，作了《是蜜蜂，不是苍蝇》的精彩发言，一吐他压抑多年的对于新闻界的意见，马上被钓出来引出

来了。北京新闻界批判之后，发回本单位批判，正好满足了本单位的需要。先前“肃反”运动中，就批判过“二编室（古典部）独立王国”，是以反革命分子聂绀弩为首，以舒芜、张友鸾为左丞右相。后来聂绀弩不算反革命分子了，独立王国还算不算，仍然悬着。现在可好了，“由聂绀弩独立王国到舒（芜）张（友鸾）顾（学颀）李（易）右派小集团”，这篇文章就这么水到渠成了。领导全出版社运动的人兴高采烈，发动群众把我们批得昏天黑地，我们终于都按这个口径认了罪。

“反右”在政治上把古典部一扫而空，业务上不能没有人做，于是古典部的右派绝大部分留在原单位原部门仍然做编辑工作，张老与我都在内。其时，出版社机关从老平房迁入新大楼，一楼两家，人民出版社占东边，人民文学出版社占西边。一天，我上班上楼时与张老相遇，旁边没有别人，张老向我微微一笑道：“无言独上西楼。”此时此地，他还是这样妙语如珠，典切自然。

1961年我们一同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张老便申请退休，1962年批准退休。所以前面说的1964年11月13日，我们相约小聚，我还在参加轮流劳动，张老却是从家里“策杖飘然至”了。

张老“划右”后工资降了三级，退休还要折扣，本来很窘迫。所幸能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文汇报》等处开辟专栏，笔耕不已，稿酬以港币计，生活略微宽裕了几年。聂绀弩赠他的诗有云：“恍非香港大公报，看尔悠然能遂初。”是纪实。“悠然”是张老所用笔名之一，双关“遂初”后略微宽裕的生活。

退休还有一个好处，“文革”中他没有与我们在职人员一起进牛棚、下干校，只是被“街道专政”。“专政”具体内容似乎只是扫胡同，作思想汇报，此外无多事，他照样喝老酒，上街看大字报，反正比牛棚干校好得不少。

这些我都不是亲见。重新见面就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曾一同访问刚从山西出狱回北京的聂绀弩，在聂家午饭。聂

绀弩“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以“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身份获释，每月从派出所领取生活费十八元。那天的饭菜很可口，张老赞美道：“我准备来吃一月十八块的伙食，却吃了一月八十块的。”妙语如珠，仍不减当年。

再以后就是开头说的送他们回南京，直至接到讣告。关于张老的最后形象，其女公子张锦女士有生动描述云：“父亲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是把他热爱的南京城作为归宿的。1990年7月21日，父亲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的失明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但只能听到‘新闻’、‘发稿’、‘出版’等单词，讲不出连贯的句子。实际上他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向世人告别，向他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和文学事业告别。一连三十几个小时精神亢奋，终于在7月23日凌晨，他无憾地长眠于母亲——南京的怀抱之中。”

这同我亲见的满面笑容挥手送我的最后形象完全一致。真好！

2004年7月17日，在北京碧空楼。

目 录

第一辑 积水潭前	(1)
随感录 (一)	(2)
随感录 (二)	(4)
随感录 (三)	(6)
随感录 (四)	(8)
随感录 (五)	(10)
雨时的回忆	(11)
《一只马蜂》的五次读	(14)
幽默的《玉君》	(18)
怀念拜伦	(22)
积水潭前	(23)
穷	(27)
乳母问题	(31)
第二辑 巴山夜语	(33)
于髯公二三事	(34)
冯焕章盛仰诸葛亮	(36)
张文白与淞沪抗战	(37)
马博士剖断市招	(38)
卢作孚土布衣裳	(39)
郑孝胥后悔不及	(40)
诗坛鸣鼓斥汪梁	(41)
重庆市上之三胡	(42)
陈栩园病逝上海	(44)
顾而已“复活酒”	(45)
张慧剑经纶饲鼠	(46)
应云卫之风云	(47)

第三辑 盛世新篇	(49)
让座篇	(50)
拆迁篇	(53)
疑狗篇	(56)
猎蝇篇	(59)
画菜篇	(62)
无丐篇	(66)
称谓篇	(74)
第四辑 友鸾杂写	(79)
梅岭道人来到鸡鸣寺	(80)
白话作文	(82)
“偷听”鲁迅一堂课	(84)
郁达夫二三事	(86)
焦菊隐翻起绿波	(89)
徐悲鸿画里风来	(91)
徐悲鸿假画官司	(93)
徐志摩二三事	(95)
小说名家能作画	(98)
上海画家多戒烟	(100)
张恨水的笔名	(102)
《啼笑因缘》本事	(104)
卢冀野怀念师尊	(106)
张西曼平生善骂	(108)
潜山三十六把黄龙伞	(110)
重庆大隧道惨案	(112)
包天笑赠联	(115)
厚黑教主李宗吾	(117)
重庆杨妹不吃饭的秘密	(119)
理教祖师驾前饮酒	(121)
关于眼镜的故事	(123)

买旧书的趣味	(125)
胡小石以花喻诗	(127)
张慧剑自比鲁智深	(129)
到处横行的美兵	(131)
庐山“三百岁”老道	(133)
成都餐馆妙招牌	(135)
第五辑 燕山新话	(137)
曹雪芹佚诗疑案	(138)
昆剧蔡文姬在京演出	(141)
聂绀弩诗赠周婆	(144)
马凯餐厅的文酒之会	(147)
吴祖光钦服曹禺	(149)
北京城《龙凤呈祥》	(152)
猫头鹰黄永玉	(155)
看他斗酒译千行 夫妇《红楼梦》里香	(158)
娇娜、青凤现原形	(161)
邓拓吴晗廖沫沙 三家村里种香瓜	(164)
鉴真大师莲台设法源寺	(167)
历史匆匆几十年 台上《茶馆》台下客	(170)
胡子的灾难历程	(173)
第六辑 旧读新钞	(181)
捉鸡	(182)
熊猫土名“刚巴儿”	(183)
牝牡雌雄辩	(185)
纪昀笔下的“雪人”	(187)
开刀美容丑容	(189)
逸马道杀犬	(191)
“尺二秀才”与简化字	(193)
理发小话	(195)
大个子	(197)

假祭真死	(200)
馒头、粿头、瞞头、蛮头	(202)
《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	(204)
唐姚合撰《中山狼传》	(209)
“从祠”和丛神	(212)
聊斋里狐、鬼、人名	(214)
“待父天年”史已有之	(216)
《百喻经》和“痴花鬘”	(219)
释“茌”字	(221)
蹙脚诗僧法海	(223)
能仁寺	(225)
法源寺谈往	(227)
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230)
第七辑 掀髯谈	(235)
论箸	(236)
招牌	(239)
弃婴	(241)
浑蛋十娘之类	(243)
张之洞胡子奇谈	(245)
辜鸿铭骂罗家伦 WPT	(246)
“茄”字	(248)
一至十的坎子	(250)
臭味相投	(252)
真死·假死·刨坟贼	(254)
送终用音乐	(256)
回光返照	(258)
“徐来堂”与“万泽堂”	(260)
胡雪岩给贺客剃眉毛	(262)
钱玄同买皮鸭子儿	(264)
鲁迅二三事	(265)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	(267)
潘光旦食鼠	(269)
第八辑 新闻旧话	(271)
号外	(272)
邵飘萍是全能多面手	(274)
一路圈儿圈到底	(296)
报纸“开天窗”琐谈	(278)
有趣的错字	(281)
错字和“手民”	(283)
是蜜蜂，不是苍蝇	(285)
无意间破坏了张作霖参政	(291)
报人成舍我	(295)
编后记	(307)